



剩言卷之九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内篇

雖說易以明造化書以道政事詩以咏性情禮以示節文春秋以維名義其實六經都不離這個其旨互相發明

易字從日從月日陽而月陰故易一陰一陽盡之矣

天地萬物造化無窮都逃不出陰陽二字易以道陰陽故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

上古義理未著人民知識未開故聖人作爲卦爻使人占之吉則爲占之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如是而已矣自卦象未易明而文王以彖辭揭之彖辭

未易明而公旦以爻辭申之爻辭猶未易明而孔子又以十翼發之後來楊雄京房伊川介甫蘇子瞻林少頴諸儒紛紛辨難著述愈多而卦象愈晦開物成務之旨愈失矣

易本卜筮之書周公孔子雖發揮許多道理亦自不越卜筮徵義後人謂卜筮特易之一端却欲別尋奧義自謂未畫以前更有易上一着使聖人開物成務之旨反爲之晦錮噫此

王弼何宴之徒所以爲斯道禍也

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此二語說得簡至舜傳禹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然則事苟義理可信即不卜焉亦可矣故曰卜不習吉

宋人謂尚書古文出於古壁者明白易曉今文出于伏生口授者聱牙難讀却疑伏生當日何以難的偏記得易的偏記不得也予謂今

文蓋伏生口授其女其女蓋口授之儒生竊疑其女口授時其間字句未必無舛闕舛誤而授者補綴成文摹古太過遂至未免聱牙難讀耳難易之故其以是乎

或問尚書藏于孔壁豈當日已預知有嬴秦之禍而藏之否予曰此皆不可曉然孔子神人也觀論衡所載始皇欲發其塚見其讖記而止則藏壁之意又何疑乎

禹貢只就禹跡所到之處籍記之以貢耳其實宇內山川之廣貢賦之饒不盡于此故謂之禹貢朱晦翁曰禹貢地理大段不須理會以今日山川貢賦都已不同故理會禹貢不如理會今之地理然今之地理去晦翁之時又微不同矣如一統志輿地攷等書亦不可不究心也

五經中惟詩與易多寓言其寄旨幽遠其托象

稍微若一一以正言求之則捫燭叩盤之見耳豈能有所領會哉

或問說春秋者有云危行言遜以避當世之禍故微其文隱其義高中玄先生曰以微文隱義避禍是不欲人之知其義也聖人不爲愚謂春秋之微其文隱其義政使人沉思而自得頓悟而躍如耳若直其文顯其義則一覽無餘有何意味安能使人勸懲哉

一部春秋只完得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而已謂之五倫書亦可

春秋法天之賞罰者也故曰春曰秋春主生秋
主殺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一篇是孟子一篇春秋序
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一篇是孔子一篇春
秋自序孟子是敘其原孔子是序其旨

孔子作春秋雖曰筆則筆削則削要之只據事

直書以其是非聽之天下萬世初未嘗有所襃貶於間也而或以爲道在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甚而謂夫子假南面之權以功罪七十二君之行事無乃刺謬不然乎老蘇六經論鹿門謂其強辭軋正理有以也

予有評風一編點綴風人旨趣頗爲同志鑒賞然于詩之微言與義實未拈出以其微言與義故自說不盡也黃陂吳伯陽先輩嘗爲予

言詩之妙不獨文字試隨手拈得一章細細
玩味就中身心性命之秘齊治均平之略名
物象數之微皆脉脉可會孔子所謂可興可
怨事父事君多識鳥木之名者即一篇中都
無不備非謂某篇可怨某篇可群某篇事父
某篇事君也旨哉深於詩矣
氓之蚩蚩何必非離騷之怨風雨瀟瀟何必非
隰桑之辭東門之墠何必非招隱之作嚶嚶

草蟲何必非思賢之操而一槩以爲淫奔之詩思夫之咏恐亦未必爾也 此極有理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每誦此詩不但想見其超然胸次即其弗告弗諼所樂者何事若只作山情水意理會是看仙人手中扇者耳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可以爲遭亂之詩亦可以爲見道之語蜉蝣之

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可以爲刺
時之詩亦可以爲廢世之語
天保祝辭其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
至語天之福君如此其盛也而先之以俾爾
戩穀罄無不宜其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
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語神之福君如此其
盛也而先之以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分明見
得致福有自未可倖承視後世稱觴獻諛者

何啻霄壤

魚麗嘉魚皆燕饗賓客詞也而魚麗較更雋永

其語意與卷阿篇君子之四馬同

蓼蕭湛露諸篇想見當日君臣一段泰交意氣

千載而下猶爲欲舞況躬承其際者乎

彤弓一篇一則曰受言藏之其典何其重一則

曰中心貺之其念何其眞一則曰鐘鼓旣設

其禮何其隆一則曰一朝饗之其賞何其速

乎三代而下此誼寥寥矣

詩中着不得一句道學語鶴鳴一篇却說得何等周密何等圓透乃知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之說亦屬偏見

季札觀于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而文中子非之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愚謂周道盛衰于詩爲備而尤莫詳于二雅卽以爲一部周史可也意季札所聞或偶出周之季

世如小旻雨無正等什故以爲此周之衰耳
豈繫小雅而言之哉而文中子續在之語矣
以爲此周之盛則當時板蕩之咨嗟菀柳之
相戒南山之究訩安得與鹿鳴天保諸篇同
日道也

詩本和平意在言外然亦有反復悲悼譏言不
諱如正月十月巧言瞻卬等篇只看他處必
積慮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與後世不疾之

呻無端之吁自別故曰小雅怨誹而不亂
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是息情絶念工夫不大聲
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還
虚栖眞地位
魯頌多後辭商頌多壯語周頌三十一篇意義
凝遠詞旨深厚歸美之中不乏兢惕頌禱之
内每寓箴規王業艱難民生疾苦無不纚纚
畢具豈兩頌之所敢望

列周頌于二頌之前尊昭代也列曾頌于周頌
之後曾周公之後也鍾伯敬曰夫子明以天
子之事予曾殆春秋編年之義可謂特見
不讀漢魏三唐詩不得三百篇之妙得三百篇
之妙又可不讀漢魏三唐詩
卦象不明乃有周孔周孔孤行而卦象愈晦矣
經傳不明乃有註疏註疏繁多而經傳愈晦
矣

一部論語不必說性命却句句說性命我輩源頭不徹却認做就事論事當時子貢是徹的人所以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一部論語聖人雖無所不言其實皆隨機接引因病發藥聖人未嘗自發一言也所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而鏡體初不自現霜鐘在架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而鐘體初無

自鳴

學庸語孟其文義原自渾淪融洽不可得其斷續不知宋人當日註疏何故段分節析至今遂爲定本自段節分而讀者往往泥文滯義於本無斷截之中妄生斷截於本無接續之處故着接續虛空着彩好肉剜瘡是亦千古之一厄也不特四書分節尚書亦然想係宋儒因註疏而然也可恨

賢賢易色四語子夏竟將自己本色一一呈出

其學也即子夏之學歟

只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亦無從看出君子全要

理會他敏事就正一段精神

孔子一生思狂思狷至其擇狷冶長疏脫不羈

近于狂南雍治亂咸宜近于狷一門以內狂

狷都備真是具眼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惡正所以成其好也能

字大可玩

女弗能救與能字分明有許大手段在冉有曰不能蓋非不救也不能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只此一語便是救他絕妙手段

哀公問社宰我戰栗之對夫子不答之語都是一樣肝膽

木鐸一言儀封人特地大有眼力宋人謂夫子以萬世爲土亦是祖此意思

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古今論者紛紛李卓吾曰

世固有激而爲者不必問其爲之果當也有激而言者不必問其能踐言否也哀其志可也原其心可也留之以爲天下後世亂臣賊子懼可也何必說盡道理以長亂賊之心乎

數語眞是痛快激烈如劒戟森羅金鼓震動

又令陳恒一番魄喪

子在回何敢死朝聞道夕死可矣二語正好參看

我輩終日怕死只是欲借此軀殻究竟這個物事猶釋氏借無明為佛性道家借七情為還丹耳既已聞道自是一了百當此假借者又何戀戀之有故曰夕死可矣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可悟朝聞夕死之義

用之則行舍矣安得不藏聖人亦何以異于人須識得所行所藏的是甚歷又須識得如何

行如何藏惟徹的人言下了會
在齊聞韶非獨夫子聞也惟夫子原有這段神
情在所以心領神會不覺歎賞之極
樊遲自是聖門高足問仁問智是何等參究崇
德修慝是何等修持即學圃學稼是何等感
慨論語一編夫子之所以告遲與遲之所以
請事者亦不一而足矣此豈尋常碌碌者流
哉而朱子猥以粗鄙近利四字目之不知何

所據而云然也寃哉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若說舜禹之巍巍爲其不有天下則務光巢由輩其巍巍更出舜禹之上矣其視天下也何其重視舜禹也何其輕須知舜禹別有個安身立命處巍巍獨上而有天下不與焉猶孟子所謂王天下不與存也

聖賢語意其所以喫緊爲人者不在其實說道

理處而在其機轉精神處即如子張問達直語之夫達也者一段足矣却以何哉爾所謂達者一句喝起而以聞之非達聳之棘子成謂君子質而已直語之以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足矣却以借乎夫子之說君子一句喝起而以駟不及舌儆之皆是翻腸倒胃刮骨刺肌手段後人只作閒辭草草讀過豈知聖賢苦心

朋友不難于婉曲故以切切偲偲告之兄弟每易于徑情故以怡怡告之皆就人情易失處提醒也

忘君事仇仲之得罪于子糾者小一匡九合仲之樹功于王室者大夫子取其大而畧其小故以如其仁亟稱之

陳成子弑簡公沐浴之請卽不能得之魯君臣然一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再

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凜凜斧鉞直使陳成子魄奪

使乎使乎非徒賞譽使者直是懲遷伯玉且將伯玉與千古作個榜樣耳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景伯把公伯寮看得還似大公伯寮其如命何夫子把公伯寮看得甚地小

或問夫子語曾子之一貫與語子貢之一貫其

旨同否曰既謂一貫豈得不同但參之一貫不必同于子貢賜之一貫不必同于曾子佛氏云阿難三昧我今不知我今三昧汝亦不知意正可恭

賢者避世此身既在世中更于何處得避每欲以一語發明正難彷彿偶閱内典僧問照澄禪師諸佛有難向火焰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何處藏身師曰水精甕裏着波斯妙哉

此語可會避世寄諦

及階及席皆坐此夫子天地之心也想爾時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曰固相師之道也蓋亦因其偶問而偶荅之云爾夫子則何心哉

顧涇陽先生謂仲之彌高四語顏子之狀夫子得其髓江漢以濯之二語曾子之狀夫子得其骨宗廟之美二語子貢之狀夫子得其肉

愚謂論語二十篇句句有夫子之髓之骨之

内只看學人理會若何耳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眞
大學問大識力人語即吾夫子豈不心折但
子羔尚不能到此分際且非子路使子羔本
心故以佞而斥之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語亦微有病仕學
何時得優纔以爲優便不優矣且學未得優
不仕可也仕未得優不學可乎恐學與仕正

不得分兩截耳

宣尼自具千古隻眼沮溺自是千古異人當時陌頭壠上兩人並耕豈曾露些子鋒頴夫子偶然邂逅目擊神傾便已知其非尋常風骨問津之使明是共濟機鋒豈顧不知而問之哉乃兩人若慕夫子若惜夫子一則曰是曾孔丘歟一則曰是曾孔丘之徒歟知津一語何其冷淡滔滔數言何其睥睨至于櫌鋤刺

鑄畧不加眄不惟目中無子路亦並無夫子又何其飄然高舉也夢耶仙耶幻耶毋謂此文真如入天台經閬苑覺衣袂巾履之間皆有雲氣

堯曰篇歷敘古帝王治法而即承之以子張問政篇然則夫子非獨繼道統也治統亦屬之矣

或問止至善㮣曰知止固在知矣既曰知又曰慮知

與慮何別耶曰此此說晦翁辨之詳矣大抵知的是知個下落處慮的是下落處的詳細節目譬之射者實實知道正鵠在那裡此知止喻然發矢時左右高下之幾必須審固省括方能得中此能慮喻至射而中的則所謂能得矣

不知所止雖慮終無把柄不能慮雖知終不濟事知是慮之原慮是知之委合之乃能得

格物即是窮理理之散見處皆是物物之主宰
處即是理如事君便有個忠的理必窮究到
忠之極至處事親便有個孝的理必窮究到
孝之極至處家國便有個齊治的理必窮究
到齊治之極至處天下便有個均平的理必
窮究到均平之極至處以至日用身心性命
無不皆然此之謂格物
此心原是空空洞洞無邊傍無倚着所謂未發

之中也中便是心之正位纔有所便有過倚纔有倚着去中之正位遠矣故曰不得其正

首是皆以修身爲本說者徒作學究訓詁殊無意義予讀李見羅先生答劉惟新書遂如聾聵忽振陰霾乍開也其說曰修身易知也知修身爲本末易知也聖人提挈此句萬兩千斤固是教人修身喫緊處正是教人知止也知止乎此則不必作家想不必作國想不必

作天下想威武不能爲之搖盤錯不能爲之
眩而知止矣止則有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
慮漸入止之妙境而睿智聰明從此出矣視
聽言動綱常倫理隨感隨應自著自察各當
其則而不過矣未嘗不是逐事逐件着功而
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是要得檢
束此身俾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一
副精神使其返本還原無有滲漏此其所以

爲盡性之學也

道不遠人請問如何而謂之人萬聖千賢孳孳汲汲究竟只完得個人而已然則遠人似難而實易不遠人似易而實難

君子之道四夫子曰丘未能一焉以聖人之成規成矩豈復有未能之事而自道若此然則如何而謂之能耶識得夫子所謂能即識得夫子所謂人

君子素其位而行有個位自有個行這個行卽

民鮮能矣之中庸吾弗能已之眞趣無然畔

援無然歆羨之帝則誠如是又何暇顧乎其

外耶

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若作兩層道理看便是

不見天上月者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與道家之常靜常應佛氏

之寂寂惺惺何以異但吾儒明示兩途使人

有所循而入二氏則混而言之令人模索不着所以差別也

至誠何以能盡其性誠即性之體也誠而日至性已盡矣何處更着一能字聖人特就其本體躍然處指點個功用出來其實即體即用也

剩言卷之九終

剩言卷之十

荆灃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十

孟子說義利處、直是斬釘截鐵、不沾帶些子、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足破千古拘儒之見、非但引導齊宣語也、帝王治定功成而樂出焉、有一代之治、自有一代之樂、取咸英韶頀之響而奏之齊梁諸君之庭、亦大無謂矧時代寖

遠、其聲容度數、久已莫可彷彿乎、唐太宗有言
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
於此、亦識此意、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恐未必然、孟子不過因事
納誨、如所謂昔者太王好色、公劉好貨云耳、
若、果有囿七十里、安在其惠鮮懷保、日昃不
遑耶、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與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是何等治理何等功化豈尋常世主所能坐致耶然則公劉太王之對謂之曲牖亦可謂之責難亦可

孟子畫滕二策一則曰鑿池築城與民守之一則曰强爲善而已矣皆是穩着正着舍此雖蘇張設謀陳平出奇亦不能免也然二策須是合而行之缺一不得

王德修問晦翁謂養氣當在知言之先譬如有

尺、方能量得天下長短、晦翁曰、須要識得尺、

一時問荅可謂要言不煩、

持其志無暴其氣、三教宗諦都不外此、

朱子謂知言則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愚謂惟無所疑故無所懼此知言所以在養氣之先也、

就政知政、衆人也、見其禮、何以便知其政、就德知德、衆人也、聞其樂、何以便知其德、噫、見豈

以目、聞豈以耳、知豈以意見情識乎、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字字下得有意、賢能皆俊傑也、人但知賢者未尊、能者未使、爲不在位、不知賢者宜尊、而反在所使、能者宜使、而反在所尊、亦猶不在位耳、故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明其政刑、如何謂政明、曰無偏無黨、如何謂刑明、曰不僭不濫、

仁者如射、不曰不中而曰發而不中、發之時義大矣哉、在射則機關之發、在仁則念頭之發

隘與不恭、是孟子具眼、亦孟子深文、其實兩人處不得已時勢自不容不爾、要之易地則皆然耳、

孟子將朝王、以齊王托疾召之而止、須知孟子之不往、非爲托疾止、爲其召耳、故後段說不可召、獨詳也、

滕文根器識力自是齊梁諸君所不敢望覬其

聞性道復喪禮行仁政皆鑿鑿即見諸行實

非徒滛慕而已者覺孟夫子不無孤負此君

在

孟子度脫夷子恁地奇特看他兩人并未會面

只借徐子中間作個津梁往往來來豁然頓

悟如沉躬之忽醒而躍起也命之矣三字直

是言思路絕

或問孟子距楊墨呂黎稱其功不在禹下由今觀之所謂了不異人意耳昌黎何以推而躋之神禹耶曰自孟子道破後今日始知楊墨之不容不距耳當時二子皆負絕世之識絕世之才與聖人分門角立彼其磨頂放踵而利天下爲之是何等慈愛覺吾儒之愛有差等猶存乎我見矣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何等脫離覺吾儒之俱立俱達猶存乎人見

矣、兩人執定主意做得斬釘截鐵、自以爲一種卓然特立學問、初未嘗有禍天下之心、無奈天下人聞其風而悅之、愈悅愈趨、愈趨愈謬、其勢必至於無父無君、不成世界、微孟子辭而闢之、誰復知有吾儒大中至正之道者、夫洪水之患、顯而易見、楊墨之害、隱而難知、天下惟顯而易見者、爲力嘗易、隱而難知者、爲力嘗難、若是而謂之功不在禹下也、豈溢

美也耶、

不詳說則所約何物、故詳說反約、是一非二、

吾輩行有不得、若皆反求諸巳、此身更何所不正、故孟子于反求諸巳下、緊接以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孟子謂善戰者服上刑、爲其不免于盈城盈野之慘耳、然今日盈城盈野之慘、正坐不善戰之故、又安得起孫吳諸子而將之、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自是聖賢人靜

中覺照、若自已拂拭得不淨、雖終日觀聽、亦

烏能有所鑑別、

樂正子信善人、定不失身于敖、其從之之齊、不

過爲飲食細事耳、孟子之云、正欲其于忽略

處檢點也、

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這四句是舜盡事親之道的根本、若無此段

真精神、安能得到盡的地位、

焉得人人而濟之、每人而悅之、全要看兩之字、悅之濟之、是我去悅人濟人也、君子平其政、則人自無不悅、自無不濟、視悅之濟之者、抑又宏遠矣、彼置民瘼于度外者、安得口實此語哉、

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須知先王之惠、何嘗不在政中、後世之所謂政、則全是惠而巳、

傷廉傷惠傷勇、其病根全在可以取可以與可以死上、若可以無取而取、又何止于傷廉惠勇亦然、

禹稷顏回同道、然顏子遭時之亂、聲銷影滅、全不露些子手脚、眞是遵養時晦、眞是藏身處没蹤跡、故爲禹稷難、爲顏子尤難、

章子出妻屏子、終身不養、是何等愁腸、何等苦行、故宜來聖賢之提挈也、

孟子辨難問答之文多矣、予謂最奇崛、最有關係者、莫若湯放桀、堯以天下與舜二篇、夫放桀伐紂、及堯以天下與舜、誰不知之、而萬章特地問其有諸、真是奇崛、彼見夫當日問學請隧之雄、稱干比寻、無不藉口湯武、而子噲子之之輩、又儼然自附于唐虞之揖讓、則湯武堯舜、不且為亂賊嚆矢乎、是必別有一段話說在也、乃孟子所以答之、抑又奇甚、一則

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一則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何等斬截、何等森凛、中間却細細爲之剖晰曰、賊仁爲賊、賊義爲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是民受之、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何等透徹明白、讀者全要玩未聞弒君及不能二字精神、

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孟子舉而歸之于天、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而後世韓退之柳子厚之徒、皆有論著、要之皆借題立議、以各寫其胸中一段創獲之見、其實遞傳世及之常、不創自禹也、帝堯以前、後有熊氏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皆家天下者也、至陶唐有虞氏而始創為與賢之事、蓋真見其子之必不能以有天下、不得

已而禪之舜禹愛天下因以愛其子非可傳之子而不傳也禹之傳啓不過復循家天下者之故事而豈禹之創爲繼乎今謂禹爲德衰也則有熊氏金天氏不得以盛德著矣可云至于堯而德盛耶夫堯舜之德之盛也卽不傳賢德非遂衰也則禹之德之非衰也卽傳賢德非加盛也

孟子論仁旣曉譬以杯水車薪復申喻以荑稗

五穀、章句相承、意義亦貫、大抵學人自墮地來習氣薰蒸、日深日重、真心淪喪、愈久愈睽一旦欲以平旦之清涼、回從前之烈焰、真不啻持杯水以沃車薪矣、然則將聽其終亡矣乎、曰、是有法焉、但漸漸掃除、漸漸收拾、將存息養、日新月異、久之到純熟地位、自然力大功深、安在杯水之不至逢原、而車薪之不至撲滅乎、故曰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曹交湯文之問、亦儘激昂九尺十尺、把湯文德地看得平等、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自恨之極、幾于痛哭矣、孟子一則曰、亦爲之而已矣、再則曰、孝弟而已矣、再則曰、是堯而已矣、直十分慫慂也、

小弁一詩、高子以爲怨、孟子以爲仁、孟子眞小弁知己哉。然談笑涕泣之喻。洞心刺骨。即小弁不能自喻到此。所謂劉伊知我勝我自知

則又豈但知已而已也、

亮在平日執在臨時、惟平日信得過、故臨時執得定、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或問人心亦皆有害、畢竟是甚麼、曰饑者之甘食、渴者之甘飲、既斷之曰是未得飲食之正、則人心之有害、非亦以未得人心之正乎、人心之正者何、即此心之本體大中至正之極是也、此心之本體既失、則大中至正之極自

乖、於是乎且爲索隱、爲行怪、而非不偏不倚之中庸矣、且爲詖淫爲邪遁、而非直養無害之浩氣矣、故曰人心亦皆有害、

剩言卷之十 終

剩言卷之十一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內篇十一

我輩終日戴天履地、而不知天地之道、與蛸翹蠕動之物何異、然宇宙事物、皆可意見測度、惟此道高遠、一毫聰明知識無所用之、令且從往昔聖賢名理名言細細參究、漸漸開拓、乃能領略些子、故孟子曰、苟求其故、故者已

然之跡也、舍故則不免於鑿矣、
天者積氣也、地者積形也、故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也、形有盡、故地包於天之中、氣無涯、故天包乎地之外、地之包於天也、若舟之浮於水、然天之包乎地也、若風之扛夫物然、故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楊倞註荀子有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皆天也、若康節所謂天依地、地附

天、天地自相依附、恐亦當時偶然應荅之語、非至論也、

天之所以包乎地者、以其氣包之也、朱子曰、爲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又曰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搉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陷下矣、故張橫渠謂地對天不過、

蹝說天爲積氣、地爲積形、要之天地總是一氣

只氣所凝結有清有濁、而天地從此而分、朱子曰、天地初間陰陽一氣、磨來運去、磨得急了、便拶得許多查滓、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個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非在下也、

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也、蒼玄色也、朱子云、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

之正色也、此亦莊子蒼蒼之義、然雲淨天空、
色正青碧、亦安在黑淬淬之爲正色耶、則朱
又謬於莊矣、
或問天之上地之下、固皆是氣也、氣之上氣之
下、當是何物、曰、此所謂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者矣、然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氣、所以浮
天而載地、朱子解之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
載、是亦齊楚之得失耳、

朱子嘗言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當是水泛如此不知某時凝結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故水之極濁成地火之極清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夫謂水之極濁凝而成地則於波浪之狀徵之矣謂火之極清凝而成風霆雷電於何而徵之耶胡五峯又言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堙人

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變而爲高柔者變而爲剛云云然洪荒迄今不知歷幾許春秋矣螺蚌之殼何得居然獨存乎嘗見石中文理有若草木鳥獸之狀不知五峰見之又何以云宋人窮理有近於迂者此類是也

混沌開闢之說宋儒皆有論辨然支離舛錯往

往而是予獨取許庸齋一篇明白簡至頗稱發覆其言曰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伏羲之前吾不知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墳於下人物生息蕃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然

陰陽之運、不能常泰、陰陽之氣、不能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於否塞之極、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塡者裂而潰、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於沉伏、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

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嘗天地之混沌也、所不死者、獨元氣耳、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歷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塡、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前日之混沌者、至此又成一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渾沌者、固以其漸、而由渾沌而開闢者、亦以

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爲主、而人極以復立、伏羲盖當一開闢之初也

梁山來瞿塘徵君、究心易學、多所透悟、其論天地、以爲天地無成毀、止有明暗、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所謂萬古者一日之氣象是也、到了暗時、雖然昏黑、不曾墜敗、如人夜間睡着一般、雖無知識、然元氣一呼一吸、未有一息之

停、是以知天地當浩刼之後、雖然昏黑、其氣機呼吸實未嘗停、其昏黑也爲無陽也、葢天地到了戌亥純是一團陰氣、茫茫大地通是此陰氣煙霧塞了、日通無光、然天地雖昏黑、春華秋實之草木、並凡有血氣者、雖皆爲之不生、而天地之形質實未嘗壞、至陽生於子、天依舊開了、以天屬陽故也、第雖開而陽尚微、至寅之時陽始盛、三陽開泰、天地交媾、依

然春華秋實、生起血氣之物來、此議較之紫陽似爲近理、要之上古之事聖人存而不論、况天地渾沌之事乎、聊存而識之、以備窮理之一助耳、

凡物之轉、皆周旋環轉、惟天却是側轉、

月體常圓、初無盈虧、紫陽諸公詳哉其言之矣、合觀沈括王普吳臨川三子之議、此理可謂無復遺蘊、括云、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

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普云、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

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耳豈旣死而復生哉臨川云月之盈虧葢以人目之所覩者言非月之體如是也月體如彈丸其遡日者常明常明則常盈而無虧當其望也日在月之下而月之明向下故下之人見其體之盈及其弦也日在月之側自下而觀者僅見其明之半故以弦之月爲半虧及其晦也日在月之上而月之明亦向上自下而觀者悉

不見其明之全故以晦之月爲全虧、儻能飛步太虛傍觀於側則弦之月如望、乘凌倒景俯視於上、則晦之月亦如望、夫月之體自如而人之見有異、以其日之所不見、而謂月之有時虧、不亦愚且謬乎、

月中黒影如桂斧蛙兎之說、固荒唐無足置辨、或以爲山河大地影子、朱晦翁云、不是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如鏡子被一物遮

其光故不勝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閭地是一塊實的物事故光照不遠而有此黑暈耳此說近是余謂月本陰精黑乃陰魄月中之有黑影正如人目中之有黑珠若無此黑影恐月亦未必明也何必指爲地影云云乎

或問弦望之義曰朱子解之甚明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

弓之下弦也、

瞿塘來先生說日行長短之理、最爲透徹、其說以爲日月者地中陰陽之精也、日行高低、不離乎地之氣、冬至以後一陽生、此氣之長也、陽氣主升、鼓萬物之出機、故漸伸而高、而日隨氣而亦高、故晝長、夏至以後一陰生、此氣之消也、陰氣主沉、鼓萬物之入機、故漸屈而低、而月隨氣而亦低、故晝短、

或謂雷天地之怒氣、故程子云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摶、遂以震死、此恐不然、謂雷爲天地之怒氣、則雨露爲天地之喜氣耶、來瞿塘先生云、伏羲畫卦、取陽一畫到陰一遭來、謂之震、震爲雷、乃長男也、取陰一畫到陰一遭來、謂之巽、巽爲風、乃長女也、所以說雷風相摶、因極盛却爲陰氣纏綿包裹、不得即出、所以一出而有聲、觀爆竹放銃是也、安得

爲怒氣哉、又觀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葢言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之至矣、即以薦上帝而配祖考也、使非和之事、安能薦享哉、故知雷非天地之怒氣也、

雷、天地之陽氣也、所以有火有電光、觀仲春始發聲、群卉萌放、仲秋乃收聲、蟄虫坏戶、可知其義也、

或問雷既是天地之陽氣爲陰氣所凝結而不得出故奮擊而有聲發揚而有火然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之類人往往有見之者又人有震死而背書其罪狀者此非有神物以司之耶安得指爲悠謬也曰陰陽造化之妙何所不有即以在天成象者言日胡然而重輪月胡然而重輝雪胡然而六出雲胡然而五彩種種奇怪莫可殫述何獨疑於石斧龍車之

事、賈誼之賦曰、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千變萬化兮未始有窮、然則龍車石斧鬼鼓火鞭之類、亦陰陽造化之常耳、未足爲異、

人皆知北極爲天之樞、不知南極北極合而爲天之樞也、樞者軸也、軸不獨轉、必兩頭相縮而後能運動、觀門樞車樞可知矣、朱子語錄云、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

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也、然不曰南極而獨曰北極、何也、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而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而不隱、聖人觀天測象、止據其顯而可見者、以爲定體、故獨言北極而不及南極耳、試取渾天儀一觀之、天樞之說、了然於心目矣、

緣來北辰非北極也、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非有一星名北辰也、只緣人要認此爲極、故就其逼近之傍、取一小星名之曰極、其實極星亦未嘗不動、只是他緊挨着辰、故雖動而不覺耳、而世遂以北極爲北辰、誤矣、

或問、朱子謂天文有半邊在上面、有半邊在下面、又謂有一常見不隱者、爲天之蓋、有一常

隱不見者、爲天之底、語甚奇特、其旨何謂也、

予曰、大端天形欹側、南高而北低、北極浮在北邊、丑艮上極高處出地三十六度、是常見不隱者也、所謂半邊在上面者、其此之謂乎、南極浮在南邊未坤極低處、入地三十六度、是常隱不見者也、所爲半邊在下面者、其此之謂乎、

嘗見重雲蔽天、天頂暗而四方明者多雨、頂明而

四方晴者不雨、百無一爽、及讀朱子語錄、謂雨如飯甑有葢、其氣蒸鬱而汗下則爲雨、如飯甑無葢、其氣渙散而不收則爲霧、乃知頂晴者、氣升而雲障之若葢然、雨無雲則無以葢之也、

雨露霜雪、皆有時而降、惟風旋轉而不住、無時無之、其無風者、或旋於他處、或旋於上面、都不可知、故山之極高處、每每多風、御飛輪者、

謂千尺以上、多罡風不可御、是其驗也、
相傳水雹爲蜥蜴所吐、即朱子亦據王參議所
見夷堅志所載、以爲實然、要之雹字從雨從
包、畢竟是陰氣所包裹而成、彼謂蜥蜴所吐
者、或偶然事耳、安得據以爲定理耶、

剩言卷之十一終